

▲ 曾伟 小说作品连载

## 白青稞 (三)

(接上期)

晚上，我猫在被窝里向罗红例行汇报。

上半年你下乡，在路上撞车两次，澜沧江落石砸车一次。不为自己，也该为我们娘俩着想吧。她数落着。

跟着江拥大可放心，他有分寸。那几次，都是别人开的车，对吧？我说。

我巴不得你明天就被遣返回家。她恨恨地说。

元日后，队上开始休假，家里做饭、清洁我全包，怎么样？我问。你那是补课，曲西咋办？她问。

假期里要过藏历新年，寒假她回达巴村。我说。

那你暑假一定得把小棉袄带回重庆。她口气缓和下来，无名火只剩余烬飘零。

晓得，罗红阿妈。我见警报解除，赶紧挂了电话。

我带着曲西回村时，布都正在房顶的木架上晾晒牛肉条。康巴地区都是十月到十二月宰牛，各家买了牛肉，大都切成一尺长的肉条，码上盐、花椒、辣椒面、十三香，搭在架子上，风吹日晒。剩下的就交给时间，一个半月后，牛肉条彻底风干，成为一道美味。

扎西德勒！见我到来，布都从房顶下来，念念有词，抓起一块抹布擦擦手，准备给我献上哈达。

自家人不用搞那么复杂，看我给你带来啥来了？我提着那袋白青稞种子说。

布都接过种子，打开一看，欣喜地说，佛祖保佑，真的是白青稞种子？看来我许的愿应验了。

你应该感谢江局，没他，哪来这些康优一号的种子？江拥在一旁说。

今天就不走了，我们一起吃肉、喝酒。布都摊开双手邀请。

江拥，你把索朗村长喊来。我是一杯倒，你俩斗酒才过瘾。我说。

我醒来时，睡在村委会的藏式沙发上。龇牙咧嘴坐起身，我感觉头上好像顶着一袋面粉，摇摇欲坠。

见我醒来，江拥从院子里进来，倒了碗清茶递给我。清茶解酒，多喝两杯。他提着茶壶说。

我果真喝了三杯青稞酒？我咕嘟咕嘟把那杯茶，端着空茶碗问他。

你当时就倒了，嘴里还喊着我们听不懂的话。他接过茶碗，倒满后端给我。

没出洋相吧？我脸上泛潮，看着他问。

你摇摇晃晃，手舞足蹈，唱的是：巴师勇锐，歌舞以凌般人。是啥意思？江拥问。

原来是这样。我松了口气，对他说，那是我们老祖先在三千年前打仗时唱的巴人战歌，他们靠这个打败夏桀，帮周武王夺得天下。

你酒量不行，歌倒唱得不错，他笑着说。

索朗村长呢？我问。

跟你一样，倒了。他笑出了声。你的功劳？我问。看他那神气样，八九不离十。

咱局里大旗得竖起来？村长说晚上还要喝。他说。

江拥在局里是酒神，白酒论

坛，啤酒不限。他出手，老索朗肯定不是对手。

晚上你们喝吧，我不掺和，我摆摆手。

他点点头，给我把茶碗斟满，站起身出了门。

年初回家休假，返回康巴后，农历二月初的周末，地区农技站的农艺师邓巴打来电话说，今年墒情好，我们下村，手把手教布都播种。

牛呢？打空手？我问。

牛已经选好了，随走随拉，顺路。邓巴回答。

阳光洒满达巴村，远远望去，刺柏林不见踪影，去年秋天种下的沙棘，大片成林，长势喜人。看情形，两年后沙棘挂果，村里每户人家又会多一笔收入。

知道我们要来，布都带着家人早早等候在村口的白塔旁边。他难得捋了捋头发，头戴灰色帽子，身着黑灰色藏袍，手捧一条洁白的哈达。朝圣路上日头毒辣，把他的脸庞晒得黝黑，笑起来，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。见我们下车，他赶紧把哈达献上。

邓巴下车后，从皮卡车里把黄白花牛犊放下来。牛犊下地后，邓巴拍拍它的头，牛犊舔舐着邓巴的手，哗哗叫了几声。

小母牛可以撒。布都上前检查了牛犊四肢说。

我们援藏工作队战友集体的心意，牛犊基因不错，对吧，邓工？我问。

父母都是冠军，后代产奶、出肉率都高。邓巴说。

布都听了，嘴里不住地说着图奇及（感谢）。然后，指着他家的碉楼说，喝茶，吃肉。

邓工是个大忙人，下次吧。你赶紧跟他到田里，我给你上堂一对一的小课。我摆摆手说。

回程途中，我问邓巴。怎么样，布都都不懂装懂吧？

他是个老把式，还专门询问了海拔和产量的关系。我看他行。邓巴说。

我猛地拍了下脑袋，刚才在村里，只顾着跟大家拉家常，曲西小升初，被保送到重庆读西藏中学，这事还没征求布都的意见。

咋了？江拥双手搭着方向盘，松了油门。

下周末，还得劳驾你再跑一趟。我说。

就这事儿？包在我身上。他点着头，轻快地开启了赛车模式。

再赴达巴村，布都夫妇正在地里忙碌。他在山上找到一块地，打出规整的田坎。来之前，我听索朗村长在电话里说，那块地比村里的篮球场大些。

索朗村长领着我们从村委会上山，爬上一道山梁，我看见弯腰播种的布都夫妇。见我们到来，布都放下白青稞种子，一撇一拐，搓着手上了田坎，朝我走来。

扎西德勒！他双手合十对我说，把手伸过来，随即又收回去，使劲在衣襟上拍打。

我抓起他的手说，兄弟间哪有那么多讲究？我来，是要跟你商量一件大事。

大事？瓦耶耶，什么大事？他问。

曲西品学兼优，被保送到重庆西藏中学初中部。下学期，她就要到重庆读书了。怎么样，惊喜吧？我问。

不行，不行！他听了一脸惊愕，摆着手说。

这么好的事，别人轮都轮不到，全地区也就十来个指标呢。他的态度让我猝不及防。

曲西要嫁给莽达草原上晋美家的小儿子扎西。晋美说了，曲西嫁过去，他就把一半的牛群分给扎西，有一百多头呢。他一本正经地说。

曲西才十三岁，怎么可能嫁人？你没搞错吧？我本来想怼他，你脑子没烧糊吧？话到嘴边，旋即改口。

曲西是个大姑娘了，晋美一家都见过她，喜欢得很。布都得意地说。

我是个急脾气，立马血气上涌就要发飙。但眼下，发火也不解决问题。想到这里，我掐了把自己的左臂，压着火，对他说，曲西不能嫁人，这是姚书记说的。

姚书记是谁？布都问。

我巴不得他问，故意升高语调说：地委常务副书记。曲西到重庆读书，他是签了字的。

布都听了一脸沮丧，好像白白损失了一百多头牦牛似的，他蹲下身抱着头。良久，他站起来，狠狠地朝田坎踢了一脚。

别难过，曲西的前程大得很。她将来考上重点大学，再读个研究生，说不定会回来当达雅县的县长呢。我安慰他。

真的？他看着我问。

我还会骗你？那么稀罕的白青稞我都替你找来了，你说是不是？我反问道。

他勉强点点头，嘴里念叨了句，县长？然后下了田，朝老婆走去。

布都跟老婆商量的结果是再等等看。我把这情况向姚书记汇报后，他笑着摇头说，曲西在你那里，看紧些。有法律当靠山，你给我雄起。

布都夫妇的打算，我对曲西只字未提。她五一假期要到拉萨参加奥数比赛。一中的数学老师说，这孩子是活佛开过光的，学东西一点就通。

转眼盛夏又至。县里移动公司到达巴村施工，布都找到工头，周末坐施工车来找我，一是让我帮忙请农艺师邓巴教他灭虫；二是顺道看望女儿。

邓巴上午有个讲座，我打电话请他中午一起吃饭。他说天上掉下馅饼，肯定是有情况，但说无妨。我说你徒弟布都来了，他问，是不是大田里长虫了？我说，不愧是地区农艺一把手，神算子。他笑了笑，老兄，春季育肥，夏季灭虫，那是科学。青稞地里，一年四季，害虫都会滋生。哪一样爆发，青稞地都会毁了。

那你赶快，红汤牦牛火锅。我说。

吃完饭后，邓巴有事先走了。出了火锅店，布都问我，曲西咋没见？学校不是放假了吗？我眼见躲不过，就带着他来到康巴二小，径

直走到荣誉墙下。

看看吧，这就是你天之骄子的女儿。我指着那面海报的左上方说。

曲西微笑着，胸前系着红领巾。照片下方，醒目的红色美工字写着：莽达草原的骄傲，勇夺全区小学奥数金牌的达瓦曲西。

我的女儿，真在自治区得了金牌？布都一脸惊讶地问。

本该早点告诉你，可你一心想把她嫁到草原上的晋美家，我就决定让她在全国竞赛后给你个大惊喜。他在北京集训，月底正式比赛。我说。

见我穿了他的心思，布都吐了吐舌头说，那就让她读下去，反正都交给你了。

我听了乐，说，对，我也是她阿爸，江山阿爸。

达巴村的金秋野鸽翻飞，它们在四处传播丰收的喜讯，布都的白青稞田里果实累累。多少？我问他。他在电话里很自豪地说，装了整整两大木柜，香喷喷的白青稞。佛祖保佑，今年的日子嘛就好过喽。怎能只谢佛祖？你赶紧给邓工报个喜，没他教你夏季灭虫，你的白青稞都要被虫儿吃光。我提醒他。他愣了一下，赶紧说，瓦耶耶，马上打。

十一月中旬，重庆西藏中学初一举行了期中考试。曲西在微信上对我说，发挥一般，年级排第十八名。我对曲西说，莽达草原的达瓦曲西，是天上的云雀，就算有乌云挡路，也一定能飞到最远的雪山。

我给阿爸也报告了。曲西说。

他怎么说？我问。

阿爸的身躯已够不到天上的星辰，别回头，你要一直往前走。他说。

二〇二五年的第一场雪，比往年来得更早些。十二月六日，周六。东方拂晓时，阴沉的天空正飘着雪花。我磨蹭到八点半才爬起来，准备到解放广场来碗肥肠米线。手机响起，是胡剑弦。

江局，你有亲戚登门拜访。他大声说，带着三分兴奋。

亲戚？搞什么名堂？我奚落道。自己来看，大门口。他说完就挂了电话。

我赶紧披上冲锋衣出来。还未走到援藏公寓大门，便听到高亢嘹亮的歌声，穿云裂帛，悠扬婉转。是谁？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加快了脚步。

镀锌铁门外，停着辆三轮车，四郎曲扎穿了件羊皮袄，正搓着双手哈气。见我出来，他转头喊了声，布都！

布都穿着那件羽绒服站在车斗里，恍惚间，他从高歌的陶醉中醒来，双手合十，笑嘻嘻地对我说了声，扎西德勒！我们过来送酒，白青稞酿的青稞美酒。然后，他从车斗里抓起个银碗，在硕大的白色塑料桶里舀了一碗，跳下车来，递给我。

一股混合着奶香的酒味随风而至，它带着雪山的问候，让我心旷神怡，继而热血上涌。天空中，阳光早已倾泻一地，我决定一醉方休，从此依偎在康巴大地的怀抱。

(完)

## 女人花 (外一首)

陈鹏

你如夏荷  
用一生在烈日下  
等风，也等绿荫

蝉的聒噪  
是脱去外衣的诺言  
水的涟漪，铺开去  
就是一张爱的欠条，只是  
风，不肯说出真相

直到月光赶来  
濯洗着你的红颜  
谁又徒劳  
画下了你的叹息

偏爱

我把月亮当药片  
治疗相思  
你把月亮当披萨  
缓解饥饿  
嗯，我白发，你青丝  
我是井水，你为河水  
从此我们秋毫不犯  
只是我饮尽月光的时候  
你的两岸，可能铺满鲜花

## 走进湖南省博物馆 (外一首)

过德文

我们像反胃的牛群  
站在时间深处  
悉心咀嚼那些来自过去  
也通往未来的细节

彭头山的稻种洒满了三湘四水  
秦简残片上记录了殷商的足迹  
大禾人面纹方鼎里  
流淌着叩拜祭祀的余温

大厅内，灯光暗淡  
像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 
隐隐约约中又仿佛看见了自己

敕庙牛形铜灯前  
能否点亮千年前沉落的悲情故事  
素纱单衣的经纬上  
可否窥见千年后的变幻莫测

素纱单衣

依然完好的素纱单衣  
最为轻柔的蚕丝  
它们有着高贵的品质  
精致而细密的织造  
丝丝相连  
让时空纠缠在一起

素纱单衣下  
是袅袅笙歌，穿越千年  
还有余音  
掀动着每根丝线的神经  
那么重，那么轻

# 关爱生命 关注安全

营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

